

春秋胡氏傳

四



春秋傳卷第二十三

襄公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

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

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

罪衛侯也穀梁子曰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至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

未楚子昭卒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襪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旣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䟽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顏只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行卒閹弒吳子餘祭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將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離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旣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旣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

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捨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

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魯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遠乎火
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
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
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
秋者宋伯姬爾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
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
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
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
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
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
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

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吊生而歸膊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爾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

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針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卞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卞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吊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

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之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戍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

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日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攷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春秋傳卷第二十四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
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昔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元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
不悉書焉爲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
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
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
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
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
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
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馭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号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爲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

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九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戍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茲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後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于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

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吊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爲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欸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欸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

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履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蘇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算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疇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苗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

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虜弑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墮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

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怒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

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

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爲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衛公使代

之宋公寵信闍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殉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嚮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

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雪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吊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旣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

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

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
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
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
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
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
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
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
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
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侵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
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平
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乙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虛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

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爲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効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諉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効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

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廣對本選題之意豈曰魚乎

解不同藥而外之皆夫計裏毒之明錄也春月對錄其地障於水
神財食自春時未出至十六國之蒸變指並與則司瓜谷阿失魚

春秋傳卷第二十五

昭公中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

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
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
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爲
君則公子鱒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
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
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
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
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
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郊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
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
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
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効死不立若國有所
歸爲曹子臧魯叔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
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

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左氏晉成虜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圍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

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日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
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
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
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
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
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
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
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
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訐
絕兄弟之勸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

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
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
也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
與盟斯亦可耻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
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歆血以中
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
蒞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
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
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
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
歎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鄆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

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虜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

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鄙取郟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吊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很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

卒去樂卒事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卹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非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

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虞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

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鄆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

如葬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侵所指在於東方
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
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
行而策士竒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相
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
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
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
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
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若我用瓘壘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旣災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曾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郟盡俘之郟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郟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郟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按左氏許悼公癸巳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

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卅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飭粥盍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卅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刀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揚朱爲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爲禽獸逼人將相相食後卅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爲弑君之意矣

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爲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
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
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
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
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
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
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
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
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
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踰境則爲位向國而哭
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

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杜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功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駮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

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孟繫之賊汝何吊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
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繫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
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
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
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
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
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
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
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
晉至河乃復

春秋傳卷第二十六

昭公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毋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元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

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太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廷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

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日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日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日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日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日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衝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

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旣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

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摠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

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去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疚疾有德慧智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釅卒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祀伯郁釐卒冬吳滅巢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旣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旣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奭南宮嚚甘栢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九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効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鸚鵡來巢

傳曰鸚鵡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鸚鵡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鸚鵡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

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已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懲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

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
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吊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胥胥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帥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

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
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
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
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
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
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
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
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
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淪也昭公
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淪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
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
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成周而還不
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
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
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
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
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上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
下不以爲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
心兩棄之也庶孽孳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
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
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

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郟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關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捨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

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遣使來言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
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
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
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
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
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王君微
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
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
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
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
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
納於罟獲陷窳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

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官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北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茲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

...

...

...

...

...

...

...

...

...

...

...

春秋傳卷第二十七

定公上

元年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杜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九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九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九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九此類皆篡弒

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場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

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相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

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野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馳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

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焉乎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

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舍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

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董卒得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傳卷第二十八

定公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相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

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相魍地怒扶魍奪之魍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魍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

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費人攻之入魯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頡下伐之二子奔齊遂
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
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
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
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
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
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
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
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
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

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
按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
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
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
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
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
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
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
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
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

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尔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折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効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

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旣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元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
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
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
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比
官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
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
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官
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

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
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

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
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
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日而忘越
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
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
歸賑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
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
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
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
著矣

衛公子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焉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旣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辛巳葬定妣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春秋傳卷第二十九

哀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

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漑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

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
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
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
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
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栢子孟孫氏救
栢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
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
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
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
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綠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
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
以至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

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旣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

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郚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郚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蒯瞶前稱卍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爲未絕未絕則是卍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卍計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

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杜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相宮僖宮災

相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相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

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非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
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
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
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
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
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
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鄆六月辛丑亳杜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
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荼

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
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
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
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
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
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
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
止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
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
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
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尔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

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春秋傳卷第三十

哀公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吳爲邾故典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

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祀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効順息諍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
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
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
是取讜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
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讜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
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
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
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
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
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
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
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
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
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
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
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
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
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
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
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讜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讜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疆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施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施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去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

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

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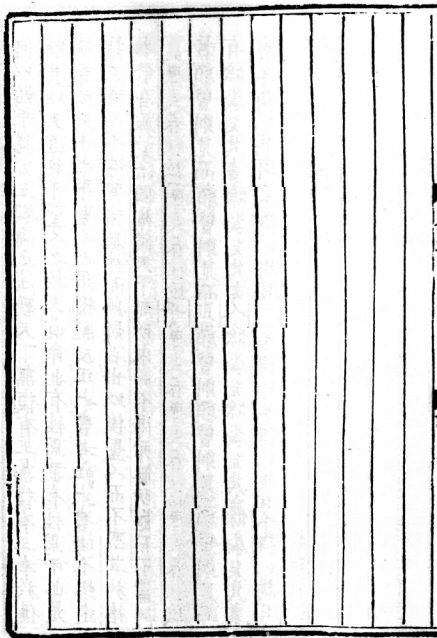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

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發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

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繇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跋

安國自序稱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又云天縱聖學崇信是經迺於斯時奉承詔旨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是春秋一經當時晦於新說安國本褒德貶罪之旨撰爲是書上之御府四庫總目稱玉海載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是安國此傳久已屬稿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云云今按安國進書表實在紹興六年十二月館臣未見此表致沿玉海之訛疏矣是本宋諱避至慎字當爲孝宗時刻本其自序進書表論名諱劄子及述綱領明類例謹始例敘傳授四篇涵芬樓舊藏元刊汪氏纂疏本尙

存惟進書表首尾已多刪削至毛氏汲古閣刻本則盡遺之全
失舊本之真矣元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
傳及胡安國傳其書始立於學官明襲其制增張洽春秋集注
後洽書漸微而此傳獨行入清懲於明代偏勝之弊廢置不用
誦習者希胡氏此書成於南渡之後激於時事語多感憤其所
貶者於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不與其去而不存十年荆
以蔡侯獻舞歸則賤其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則諱其爲城下
之盟其所褒者於莊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則嘉其以亡國餘
民能殲強齊之戍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以歸則與其與
民守國効死不降胡氏當日無非對證發藥之言然自今觀之
胡氏之言又豈僅爲南渡後宋之君臣發哉吾竊願讀是書者
時時毋忘胡氏之苦口也海鹽張元濟

校勘記

卷次 葉次 行次 宋本

纂疏本

進表 一 前二至 臣安國言臣昨奉 無此五十一字

五 聖旨纂修所著春

秋傳候書成進入

續奉聖旨令疾速

投進今已成書謹

繕寫奏御臣安國

誠皇誠恐頓首頓

首臣

後五 若几杖盤盂之有 盟作銘

盟有戒

二 前八 榮奉詔音

音作旨

後五六 則臣雖委身填壑 無此三十一字

志願畢矣謹奉表

投進以聞臣安國

誠皇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劄子 二 前四五 十一月二十七日 無此二十字

三省同奉聖旨依

奏仍疾速投進

一 四 後十 內中國外四夷者 國下有而字

五 後四 不以重乎 以作已

後十三 亦有先儒傳受 受作授

六 前二 或曰先儒傳受 受作授

前十二 潛師入境曰侵 入作掠

七 前一 春秋歷十有三王 三作二

二 一 後十 故志內之遇者三 三作四

後十一 志外之遇者四 四作三

二 前三 田常弑簡公 田常作陳恒

三 前十四 何修而可以比於 何上有吾字

先王觀也

六 後一 明年鄭人報宋 報作伐

三 三 前一 錫命者三 三下有歸賑者一四

字

四 後十三 周衰典制大壞 制作禮

五 後十二 以此法討罪至嚴 罪作賊

矣

六 後十二 後十年爲鄭而伐 宋下有宿之盟二字

六 對一 宋平瀨人歸宋 齊治對

四 一 後十一 隱公又探其邪志 志作心

二 前十四 而成之 曰以出公 同土音吾字

五 前十四 觀諸侯會盟離合 諸侯作春秋

對十一 之迹 之數音四 四對二

五 一 後十二 王奪鄭政 鄭下有伯字

三 後五 蔡般殺父者 殺作弑

五 前三 田常弑其君 田常作陳恒

六 前十一 巡狩承享 承作烝

六三

後二

蔡敗楚而滅

蔡下有大字

六

後十三

後世有以濃賞誘

濃作醲

人之趨事赴功

七

後十四

夫亂之所由生也

夫作大

七

後一

誠敬以事母

誠作誠

六

前五

羞惡之心忘矣

忘作亡

八

後三

糾與小白皆以庶

無公字

公子出奔

後十二

乘傳而歸

乘傳二字乙轉

九

前六

則議小君典禮

議作譏

四

後十四

則不可以臨諸臣

諸作羣

六

前六

洩治

治作冶

十二 前八 魯難木已

木作未

前九 田常弑簡公

田常作陳恒

三 後十四 未敢誦言誅之也

誦作訟

四 後四 此載衛爲戎狄所

無戎字

滅之因也

十一 五 前十四 桓公帥九國之師

九作八

九 前九 禘祀旣灌而往者

祀作自

後十 而冢宰揆百官

揆作統

十二 五 後十一 天下之利也

利作私

十一 前八 卑朝廷也

無也字

後一 盟于兆

兆作洮

十三 一 後四 乃其有濟

乃其二字乙轉

文公能忍於奄楚

楚作豎

里冕須矣

二 前八

其功雖高

高作多

十 後十四

在賢者必有小正

正作貞

吉大正凶之戒矣

十四 六 前二

大破秦師

破作敗

十五 二 後一

非聖人莫能修之

無者字

者乎

三 後二

叔彭生會晉卻缺

匡作筐

于承匡

五 後十

并執子叔姬

無執字

六 前十

仲叔

叔作孫

後七 與意如舍異者 舍作媾

後十三 田恒 田作陳

七 前二 而後不能也 後作復

後十二 若不歸諸司寇 無諸字

八 前_{十二} 田常弑簡公 田常作陳恒

十六 一 後三 則可免矣 無免字

十四 二 前一 必能以其君顯 無能字

前九 而成上浸 浸作侵

七 後三 嘗統大師與宋人 無人字

戰 戰

九 前十三 經於蟲螟一物之 蟲作蝻

變

十七 六 前一 乃相親愛惠遺之 意下有深著齊人助

廿五 六 意 成弑逆之罪也十一

字

十八 六 前十 惟邦財之入 財作賦

十九 二 前十 敗績於徐吳氏 吳作吾

二十一 一 前五 而不正疆里 里作理

九 後四 卒於貍賑 賑作賑

十 前十 同盟于虛杼 杼作杙

廿一 四 前五 叔仲昭伯爲隊正 隊作墜

五 前四 汲鄭伯 汲作卒

八 前十三 而悼公又能謀於 而作自

魏絳以息民

廿二 五 後五 邾卑我來奔

卑作界

廿三 五 後七 田常弑簡公

田常作陳恒

六 後九 而門弟子轉相傳

授作受

授

後十一 獨依經之所書

書作言

後十四 詳攷而精擇之可

擇作釋

也

廿四 三 後十一 終後失國出奔

後作復

六 前一 南遺叛

遺作蒯

七 前九 結大國之怨

無結字

廿五 七 前六 而林父士會稱人

會下有稱師二字

廿六 一 後十 諸夏爲廷戶

廷作庭

四 前五 名分所由正 正作立

後七 而特書曰以卒之 曰作日

十 後二 不亦逆哉 逆作悖

廿八 二 前十一 是我廷吾兄也 廷作迂

廿九 三 後三 怨乎 怨上有日字

四 前一 自是以衰禮也 以作而

五 前九 如何 如何二字乙轉

三十一 一 後十二 息諍休兵 諍作爭

二 後十二 乘桴浮海 浮下有于字

三 前五 曲在我矣 矣作也

後十三 四世而總服窮也 服下有之字

四 後七 況於以父事之 況上有何字

後八 可乎

可作得

後十 必若顛倒冠履而

履作屨

得天下

後十三 遂主夏盟

主作及

五 後七 啓金滕之策

滕作滕

同音通假形異義同之字如爾作耳册作策適作嫡詞作辭係作繫太
作秦寮作僚豬作瀦懟作憖陵作凌鼓作鼓旗作旂伯作霸序作敍吊
作弔倍作背竟作境與作予昃作吳循作馴帥作率御作馭均不列入

校者附識